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五

唐臨孫紹　張文瓘兄文琮從弟文收　徐有功

唐臨京兆長安人周内史瑾孫也其先自北海徙關中伯父令則開皇末為左庶子坐諂事太子勇誅死臨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隱太子總兵東征臨詣軍獻

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宮殿廢出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再遷侍御史奉使嶺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等申叩究繫三千餘人累轉黄門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寛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

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暗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寛恕如此高宗即位檢校吏部侍郎其年遷大理卿高宗嘗問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詔稱旨帝喜曰朕昔在東宮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於刑法法急則人殘法寛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高宗又嘗親録

死因前御所斷者號呌稱寃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因曰罪實自犯唐御所斷既非寃濫所以絶意耳帝歎息良久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永徽元年為御史大夫明年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贓事發制付羣官集議及議奏帝怒令於朝堂處置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賞刑古先聖王惟刑是卹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弗辜寧失弗經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天下太平應用堯舜之典比來有

司多行重法敘勲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蕭齡之事有輕有重重則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竊惟議事羣官未盡識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隱者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

代法高宗從其奏齡之竟得流於嶺外尋遷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復歷兵部度支吏部三尚書顯慶四年坐事貶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所撰冥報記二卷大行於世只皎武德初為秦府記室從太宗征討專掌書檄深見親待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衆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歷遷益州長史卒贈太常卿子之奇調露中為給事中坐嘗為章懷太子僚屬徙邊

文明元年起為括蒼令與徐敬業作亂伏誅臨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中為太常博士景龍二年韋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婦宮官葬日請給鼓吹中宗特制許之紹上疏諫曰竊聞鼓吹之樂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棡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能接於閨

闈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鄣之色加之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天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為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疏奏不納紹尋遷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親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又則天父母二陵各置守户五百人武三思及子崇

訓墓各置守户六十人以武氏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三思等復逾親王之制又上疏切諫當時雖皆不從深為議者所美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累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先天二年冬令上講武於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令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纛下右金吾將軍李邈遽請宣勅遂斬之時人既痛惜紹而深咎於邈尋有勅罷邈官遂擯廢終其身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瓘幼孤

事毋兄以孝友聞貞觀初舉明經補并州參軍時英國公李勣為長史深禮之累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户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龍朔年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尋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宫又征討四夷廐馬有萬疋倉庫漸虚文瓘因進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宫室使土崩瓦解户

口減半臣聞制化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上深納其言於是節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繒錦百段咸亨三年官名復舊改授黃門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俄遷大理卿依舊知政事文瓘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無不允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文瓘常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

執法平恕以比戴冑上元二年拜侍中兼太子賔客大理諸囚聞文瓘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駮高宗甚委之或時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問諸宰臣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共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其後新羅外叛高宗將發兵討除時文瓘疾病在家乃輿疾請見奏曰比為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即順師不内侵若東西俱事征討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請息兵修德以

安百姓高宗從之儀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其經事孝敬皇帝特勑陪葬恭陵四子潛沛洽涉中宗時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衞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時人謂之萬石張家及韋温等被誅之際涉為亂兵所殺兄文琮貞觀中為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疋徵拜户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

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為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敎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為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子戩官至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時戩弟錫則天時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先是姊子李嶠知政事錫拜官而嶠罷相出為國子祭酒舅甥相代為相時人榮

之錫與鄭杲俱知天官選事坐贓則天將斬之以徇臨
刑而特赦之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尋令於
東都留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詔錫與刑部尚書裴談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
公以年老致仕而卒文琮從父弟文收隋内史舍人虔
威子也尤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更博
採羣言及歷代沿革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宫之
義時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

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請釐正太樂上謂侍臣曰樂本縁人人和則樂和至如隋煬帝末年天下喪亂縱令改張音律知其終不和諧若使四海無事百姓安樂音律自然調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請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文收採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樂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咸亨元年遷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樂書十二卷

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轉蒲州司法參軍紹封東莞男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必斥罸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司刑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

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尋轉秋官員外郎轉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佇申來效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告張知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賜虧聖人恩信之道為臣雖當嫉

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以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及弟榆次令長沙又為唐奉一所構高宗末私議吉凶謀復李氏將誅之有功又固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者亦斬又禮云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不赦請推按其罪則天雖不許繫問然竟坐免官久之起為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有功嘗上疏論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匭

使愆失其略曰陛下即位已來海内職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囑請公行顔面罔懼遂使罵詈謗讟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為常殊無愧憚又往屬唐朝季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妄劾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奪禄貶考以懲其徳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究使不速與奪致令擁塞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

考奪禄臣昔處法縁蒙擢用臣無以上荅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强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蒙允納請降勑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鍛錬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

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龎氏減死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為庶人尋起為左司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有功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久之轉司僕少卿長安二年卒年六

十二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制曰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大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業實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等性惟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慰兹泉壤可贈越州刺史仍遣使就家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

今上踐祚賓孝諶之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

子倫以報舊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恭陵令累遷申

王府司馬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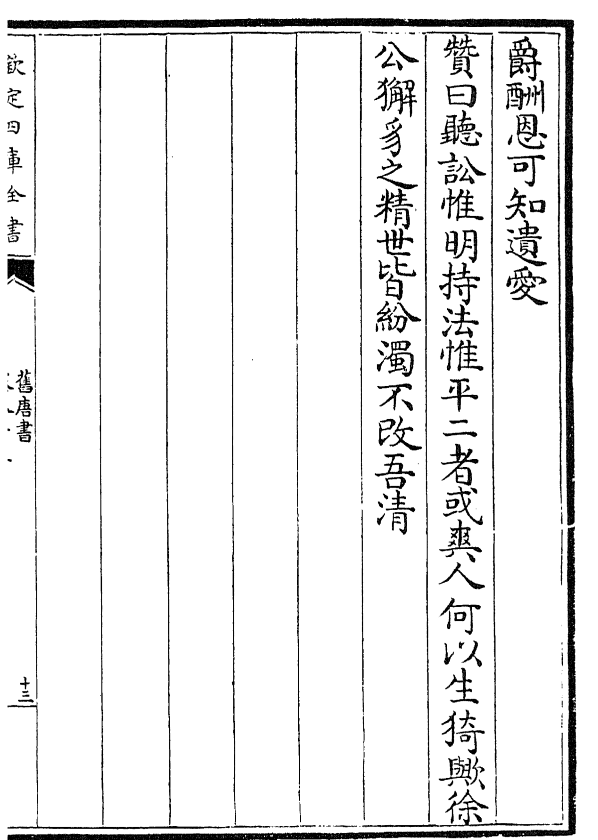
史臣曰文法理具之大者故舜命皐陶為士昌言誠勅

勤亦至焉蓋人命所懸一失其平宂不可復聖王所以

疚心也如臨之守法文瓘之議刑時屬哲王可以理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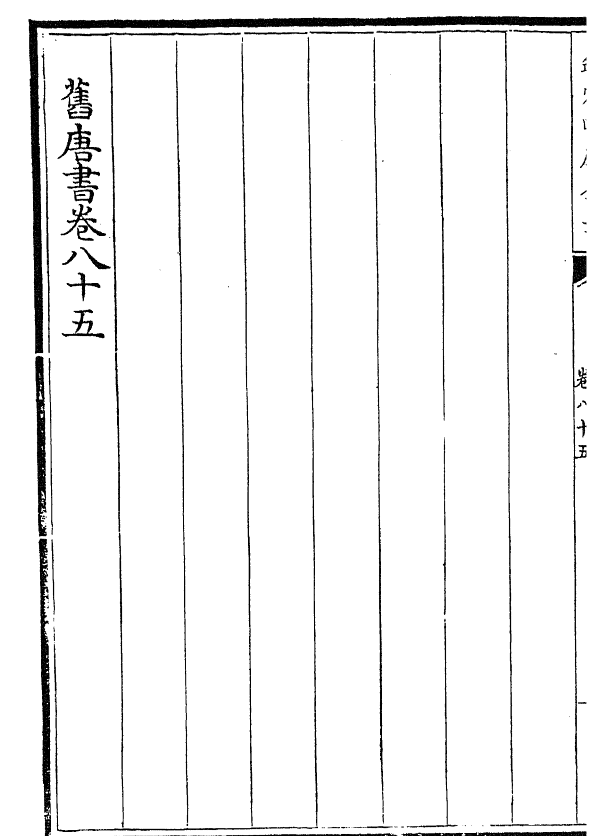
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徐有功獨抗羣邪持

平不撓此所以為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希瑊讓



爵酬恩可知遺愛

贊曰聽訟惟明持法惟平二者或爽人何以生猗歟徐公獬豸之精世皆紛濁不改吾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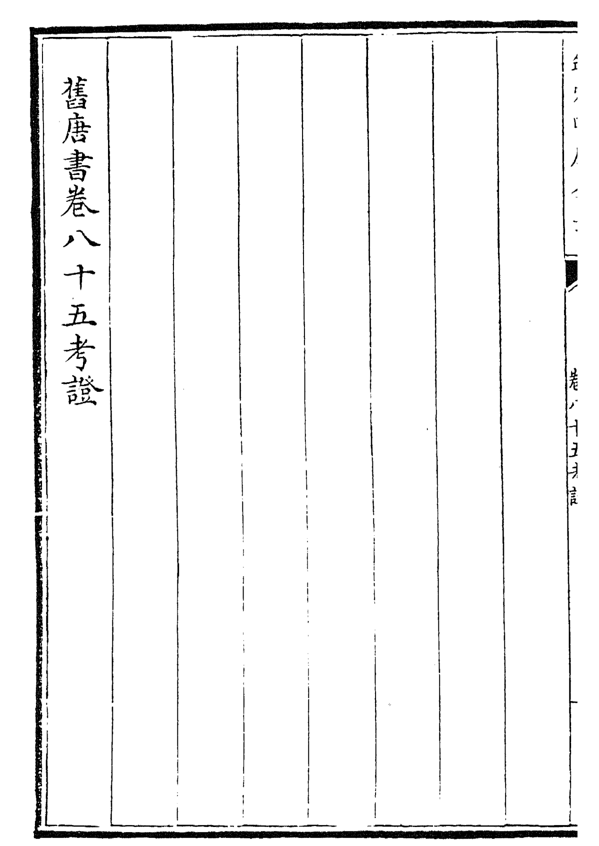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八十五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唐臨傳宮殿廢出為萬泉丞○臣德潛按宮殿字疑譌應是春宮新書太子廢出為萬泉丞可證也

徐有功傳今上踐祚竇孝諶之子希瑊等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今上指玄宗也沿舊文未改



舊唐書卷八十五考證

謹案卷八十四第十四頁後八行周王諱為西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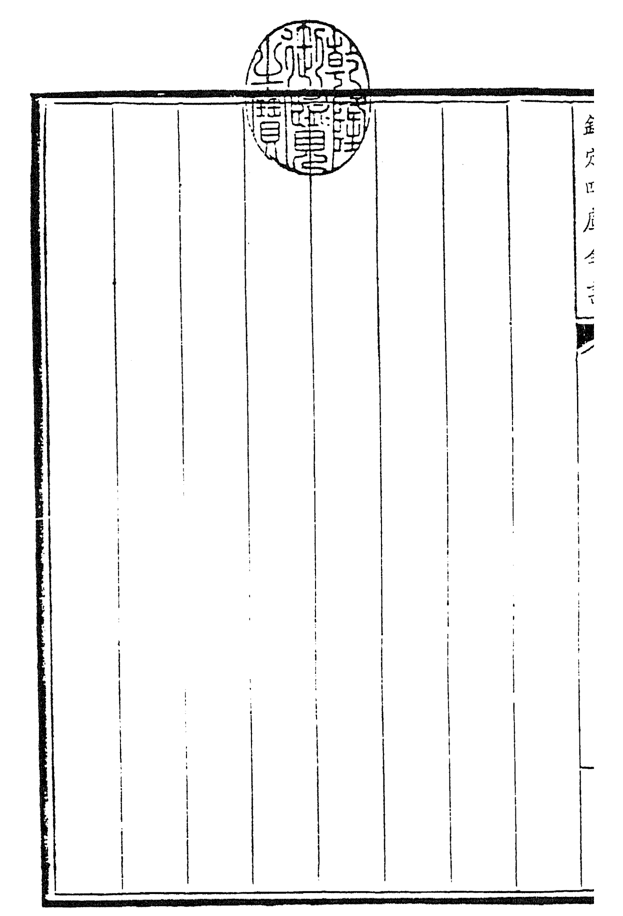
按周王即中宗名顯史臣避諱不斥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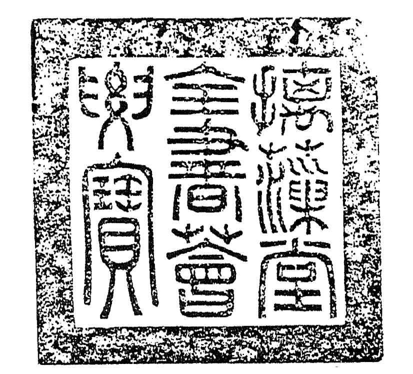
卷八十五第四頁前七行郊祀天地刊本訛作郊

天祀地又本無案架刊本訛作本無案據並據

音樂志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奏付法法司句有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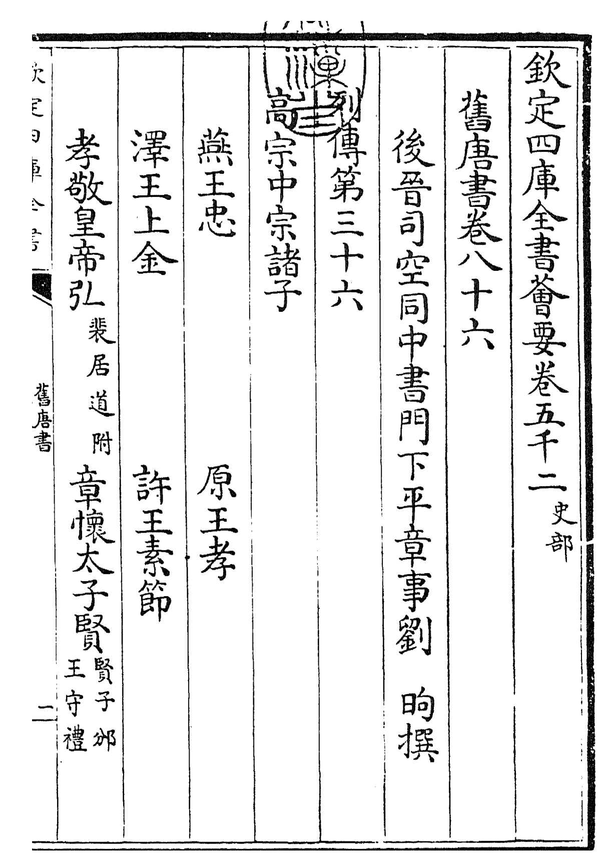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 賢子邠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章懐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

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遍舞盡日而
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為陳王永徽元年拜雍州
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為皇
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己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
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
請立忠為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為皇太子大赦天
下五品已上子為父後者賜勲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
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

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歲禮部尚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為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嶽韜峰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輝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温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

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衣裳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為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為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御上官儀宦

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明年皇太子弘表請収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遥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

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既為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
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杷
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例義陽宣城二公主
縁毋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為沔州刺
史素節為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
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
封為葛王又改上金封為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
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

率出為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玫義璋義環義瑾義璲七人並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為嗣澤王先是義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為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玉真公主

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脅被嗣許王瓘兄弟利其封爵謀
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為嗣澤王拜率
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為嗣王
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
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
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
改封郇王初則天未為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

遞相譖毁六年則天立為皇后後淑妃竟為則天所譖毁幽辱而殺之素節尤被讒嫉出為申州刺史乾封初下勅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悅誣以贓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

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即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瑛琬璣瑒等九人並為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瓘璆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瓘為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為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為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

監門將軍卒璀開元十一年為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璆繼之遽謳璀為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絶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為嗣澤王江王禕為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為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為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為濟國公嗣趙王琚為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為澧國公璀累遷邠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璆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璀晚有子命璆子益為嗣及卒有解需

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銛女乃襲許王璆初為嗣澤王降為郢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徳頌遷宗正卿光禄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禄大夫璆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闥者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弘甞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

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

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勑征邊遼軍人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

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諸州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縁兹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傔若不及傔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令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
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
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
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
昭同為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
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
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
召詰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為妃所司奏以白雁

為贄適會苑中獲白雁高宗喜曰漢獲朱雁遂為樂府今獲白雁得為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宫内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宫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鍾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腠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

純確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玆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
繫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至
愛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永訣於千古天性之重
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謚者行之跡也號者
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謚為孝敬皇
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
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為製𡫸德紀并自
書之於石樹於陵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猒

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祔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為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别

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為廟號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於是始停義宗之號

裴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為尚書左丞居道以女為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

言内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為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懐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曽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為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

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勑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

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壼奥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懐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戸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為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宫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為賢撰少陽政範及

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為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為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乃廢賢為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追封賢為雍王神龍

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諡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樂安郡王尋被誅守義文明年封犍為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絶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歷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為相王許出外邸

睿宗諸子五子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神龍元年
中宗篡位授守禮光禄卿同正員神龍中遺詔進封邠
王賜實封五百户景雲二年帶光禄卿兼幽州刺史轉
左金吾衛大將軍遥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
開元初歴虢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
佐知州時寧申岐薛邠同為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
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為邠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
弋獵伎樂飲謔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

以外枝為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內讌言之以為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愆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勑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

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滁泗
雲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
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員外監又為宗正卿同
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轝幸陜蕃渾之衆入
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為帝以于可封霍瓌等為
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
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
更令同正員嗣邠王承寀至德二載封為燉煌郡王加

開府儀同三司與僕固懷恩使迴紇和親因納其女為妃冊為毗佐公主迴紇著勲承寀甚遇恩寵乾元元年六月卒贈司空唐法嗣郡王但加四品階親王子例著緋開元中張九齡為中書令奏請寧薛王男並賜紫邠王三男衣紫餘二十人衣緋官亦不越六局郎王府掾屬仍員外置十五載扈從至巴蜀依例著紫

中宗四男章庶人生懿德太子重潤後宫生庶人重福節愍太子重俊殤帝重茂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也本名重照以避則天諱故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為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宫内殿高宗甚悦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為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歴初中宗為皇太子封為邵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為當時所悼惜中宗即位追贈皇

太子謚曰懿徳陪葬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㝠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為公主令備禮改葬仍號其墓為陵焉

庶人重福中宗第二子也初封唐昌王聖歷三年徙封平恩王長安四年進封譙王歷遷國子祭酒左散騎常侍神龍初為韋庶人所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潛構成重潤之罪由是左授濮州員外刺史轉均州刺史州司防守不許視事景龍三年中宗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流人並放還

重福不得歸京師尤深鬱快上表自陳曰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伏惟陛下德侔造化明齊日月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近者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萬物霑愷悌之仁六合承曠蕩之澤事無輕重咸赦除之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棲惶伏望捨臣罪愆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覩聖顏雖没九泉實為萬足重投荒徼亦所甘心表奏不

報及韋庶人臨朝遽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即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為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吕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落遣人襲殺留守即擁兵西據陜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為江州司馬便道詣

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
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為天子温王重茂為皇太弟自
署為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
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
都俄有洩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
頃間重福至王道等率衆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
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仗助其威
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

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磔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兇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

交於巨逆子而不子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縶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洎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悛改以怙恩榮而詿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即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殞以禮收葬抑

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歷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户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遥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為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俄以祕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賔客璬等皆主婿年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諍右庶子平貞慎又獻

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褘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並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

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閤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赴玄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玄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

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
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鄠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
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為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
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屍柩睿宗即位下制曰
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
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
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
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冤以紓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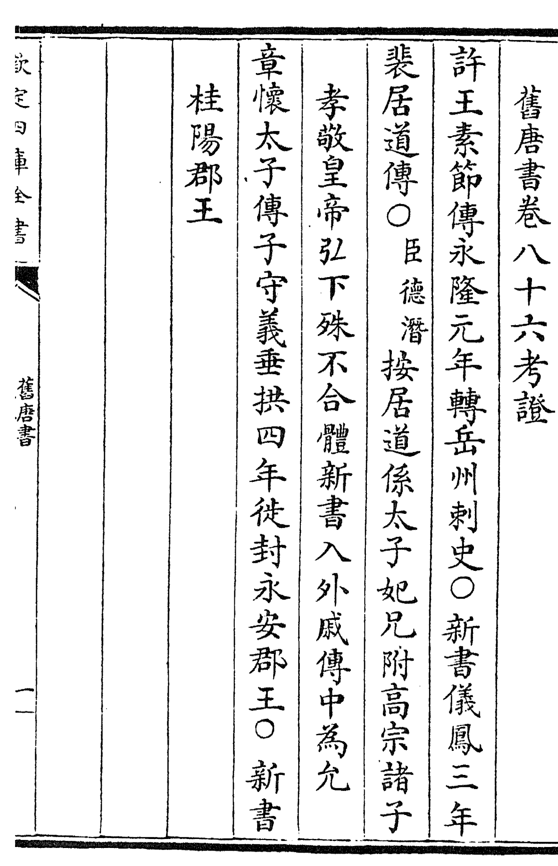
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一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宫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為平興丞尋卒睿宗踐祚下制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塗已往生氣凛然静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為衞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鉷反宗暉以賣宅與鉷貶涪州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

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愛恩顧轉隆太常員外卿卒
殤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歷三年封北海王神龍
初進封温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遥領并州大都督未出
閤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為帝而自臨朝稱
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别所景雲
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
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謚曰殤皇帝葬
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嬖婦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為武后所斃者四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素節異腹之脅乎覆載胡心産兹鴆毒悲夫孝和母嚚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贊曰父子天性嬖能害正宜臼申生𩮀為不令唐年鈞德章懷最仁兇母畏明取樂於身

舊唐書卷八十六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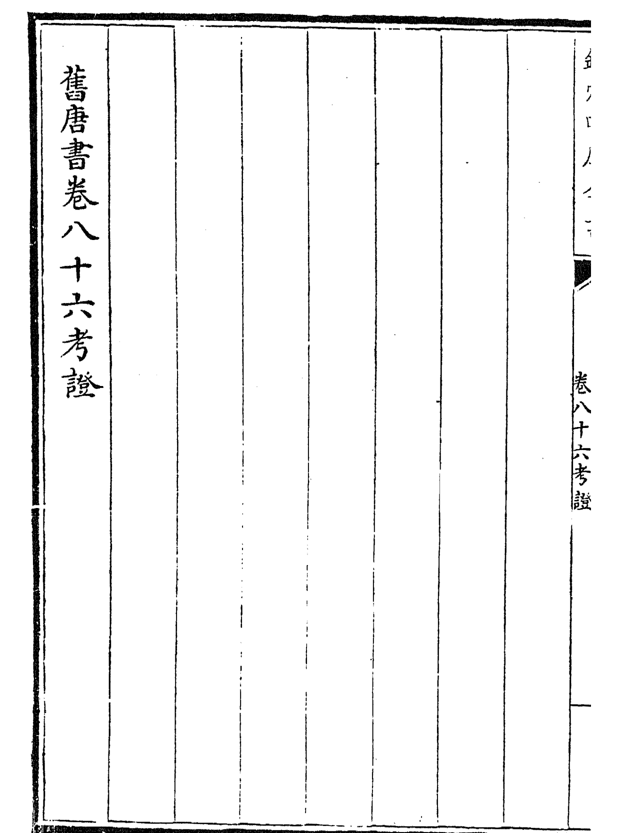
許王素節傳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新書儀鳳三年

裴居道傳○臣德潛按居道係太子妃兄附高宗諸子

孝敬皇帝弘下殊不合體新書入外戚傳中爲允

章懷太子傳子守義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新書

桂陽郡王



舊唐書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禕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為濮

州司倉參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劉仁軌薛元超為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黄門侍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宫平章事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門下施行中宗既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又欲與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為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

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為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
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
勗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
后報曰汝若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為
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
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為皇嗣時太后姪武承嗣請立
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
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禰以示自

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絶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絶宗室之望劉禕之韋仁約並懷畏懼唯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炎爲内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

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竪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鞫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于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炎

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籍沒其家乃無擔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炎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因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溫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䖍勗逼逐于磧北迴紇南向

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妬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睿宗踐祚下制曰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釁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

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炎長子彦先後為太子舍人從子伷先後為工部尚書

劉禕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伯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為孝慈里母

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脩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

懿之時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宫中為内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嶲州歴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籍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為士族所稱每得俸禄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

及豫王立禕之叅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衞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内史騫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縁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已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疋因

謂侍臣曰夫為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褘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眞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殁有制褒崇為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為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

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埸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為中書舍人對曰臣覩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凌未足為耻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悦謂左右曰

褘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褘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勑示褘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勑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褘之既下獄睿宗為之抗疏申理褘之親友咸以為必見原宥竊賀之褘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已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褘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

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絶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為巫州司法思鈞為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禕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審

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

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日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

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徙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棼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

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

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覩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

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
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
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内史並掌爵
祿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
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
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
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
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

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于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闗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咸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獘而況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

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齓之年
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
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
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脩六禮以
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
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
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衞流外之徒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猒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之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

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
賢知賢聖人篤論伊皋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
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
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
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厮
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
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
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

慼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文昌左丞兼地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為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初為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

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

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元中爲頼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

時有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

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

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

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

仁軌竟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協竟為遂良所構永徽初繼授邢魏等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為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起為桂州都督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崔擢為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後擢有犯乃告乾祐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即乾祐之

孽子也强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
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
爲之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内史長壽
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
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
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
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
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

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鋭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衆庶且自古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簒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卧是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

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餘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為萬代計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寤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

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廷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

思止後竟為昭德所繩撈殺之既而昭德專權用事頗為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叅軍丘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為殃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强國亦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禄一進深言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果以專權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其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授已前萬機獨斷發命

皆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寮具職而已自長壽已來猒怠
細政委任昭德使掌機權然其幹濟小才不堪軍國大
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盲聾下人芻狗同列刻薄
慶賞矯枉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天下杜口莫
敢一言聲威翕赫日已熾盛臣近於南臺見勑日諸處
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張不
可勝數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謀
要待畫旨將行方始別生駮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

美引僁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辭望塵
慴氣一切奏讞與奪事宜皆承旨意附會上言今有秩
之吏多為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
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張
兩族兼挫侯王二仇鋒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
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將寵龎萌可以託
孤卒為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
家治生有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兼天下之

重而可輕忽委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
憎與奪傍若無人陛下恩遇至深蔽過甚厚臣聞蟻穴
壞堤針芒寫氣涓涓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
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臣又聞輕議近臣犯顔深諫明
君聖主亦有不容臣孰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
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陛下深覽臣言為萬姓自
愛時長上果殺鄧注又著碩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
之狀鳯閣舍人逄弘敏遽奏其論則天乃惡昭德謂納

言姚璹曰昭德身為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
國延載初左遷欽州南賓尉數日又命免死配流尋又
召拜監察御史時太僕少卿來俊臣與昭德素不協乃
誣構昭德有逆謀因被下獄與來俊臣同日而誅是日
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
可謂一悲一喜矣神龍中降制曰故李昭德勤恪在公
强直自達立朝正色不吐剛以茹柔當軸勵詞必抗情
以歷詆壖隍府寺樹勳良多變更規模歿而不朽道淪

福善業虧嫉惡名級不追風流將沫式旌壤樹光被幽明可贈左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加贈司空

史臣曰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歴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唯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之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三思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辜遺託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聞覬構逆則示其閑暇俾殺

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何足又其驗也禕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咸有能名固愜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内人私通嬖妾使濁跡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為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玄同富於詞學公任權衡當為典選之時備疏擇才之理但以高宗棄代之後則天居位之間革命是懷附已為

憂苟一言之不順則赤族以難逃是以唐之名臣難忘中興之計周之酷吏常謀並進之讒玄同欲復皇儲固宜難免死而無過人殺何妨昭德强幹為臣機巧莅事凡所制置動有規模武承嗣方持左相權將立為皇太子尋更所任復寢其謀咸由昭德之言能拒則天之旨又觀其誅侯思止法王慶之挫來俊臣致朋黨漸衰訣倿稍退又則天謂承嗣曰我任昭德每獲高卧代我勞苦非汝所及也此則强幹機巧之驗焉公忠之道亦在

其中矣不然則何以致是哉若使昭德用謙御下以柔守剛不恃專權常能寡過則復皇嗣而非晚保臣節而必終蓋由道之弘持器難仰貯純剛是失卷智不全所以丘愔抗陳鄧注深論瓦解而固難收拾風摧而豈易扶持自取誅夷人誰怨懟

贊曰政無刑法時屬艱危裴炎之智慮淺見遲禕之履行貨色自欺昭德强猛何由不虧死無令譽孰謂非宜玄同不幸顛殞亦隨

舊唐書卷八十七

舊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裴炎傳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新書永清縣男

魏玄同傳垂拱三年封鉅鹿縣男○新書永淳元年封

李昭德傳乾封中起爲桂州都督○新書滄州刺史

舊唐書卷八十七考證

謹案卷八十六第二頁後七行爝輝宜息刊本爝

訛暉今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封樂安郡王刊本樂安訛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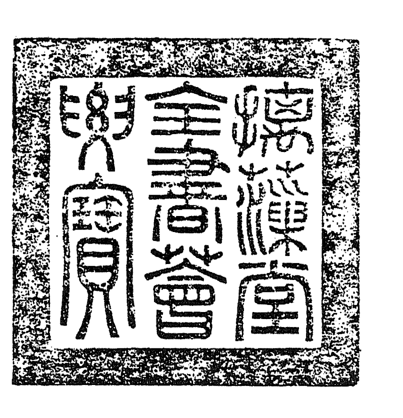
據新書改

卷八十七第三頁後八行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勗

逼逐于營句不可解檢本書裴行儉傳作總管

程務挺張虔勗上言伏念為子營逼逐此傳疑

有脫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